

審病定經中卷之一

女科要訣

論調經

進賢舒詔馳遠著

男
女
生
入
月
而
齒
生
八
歲
而
齒
生
易
女
月
而
齒
生
易
女
易
齒
生
易
女

大凡經水不調必皆因病而致無病之婦蓋未有不調者也經云女
子七歲而齒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交媾而成孕七七而天癸
絕地道不通而無子乃天然不易自然而然安得有所謂經水不調
者哉蓋為病所阻營衛經輸不能自裕運行升降皆失其常以致月
事愆期或前或後不以時下倘若不能分經辨證按法治病徒用調
經諸方不但經不能調其病不除而不死者幾希矣必求其所以治
病之由或為大淫外邪或為七情內傷或為飲食傷脾或為痰飲阻

隔或本氣多火迫血妄行而經無常或素稟虛寒陽氣不運而血凝滯或經水短澀由於陰精枯涸或崩中帶下皆由脾胃氣虛凡此數者務當審其病屬何經察其本氣辨其陰陽確有所據而後按法以治其病而營衛經輸各自流通運行升降悉如其常則經自調矣所謂治其病卽所以調其經上乘法也

從來女科皆重在調經謂經不調不能受孕故專以調經爲主自子祝之殊屬不然嘗見有子之婦無論經水調與不調皆能受孕其無子者並非五不女之類雖月事如期終身無產此蓋天地造化之妙有莫知爲而爲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調經之說竟可以不必而治病之道必不可不講若病不除匪但不孕命且去矣故子以治病爲主

真要訣也推之安胎催生亦皆當以治病爲主其法屢試屢驗其理可信可憑女科諸方概不足錄予非敢謬執臆說翻剝前賢竊恐遺悞後世實出於不得已也同志君子當必有以諒之

六淫外邪乃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也六氣爲病各不相同然不外乎六經以六經之法按而治之而更察其本氣辨其虛實則皆得之矣七情爲病不必穿鑿於所因統而言之皆爲抑鬱憤懣之氣阻遏胸中以致飲食漸減則生化之源漸窒因而經水漸自不調法主宣暢胸膈條達脾胃收攝腎氣方用黃芪白朮茯苓遠志砂仁半夏白蒺藜根故芎芩免絲更糯其本氣而爲加減

客問憂鬱成病逍遙散可用乎

予

曰不可名雖善而藥不通凡憂愁

憤懣則胸中鬱結其氣消沮主乎靜靜則生陰則爲病能受人勸則
情懷舒暢其氣發揚主乎動動而生陽病故愈益爲憂鬱一段陰氣
痞塞胸中飲食不下憤懣增劇此時不爲宣暢胸膈條達脾胃而反
用柴胡薄荷重耗其陽更加當歸白芍愈滋其陰用此方克治鬱者
吾不敢從

飲食傷脾者宜用砂仁神曲人參白朮等藥

痰飲阻隔者宜用六君加干姜草果等藥

火邪逼血妄行者宜用生地丹皮黑梔童便涼血活血等藥更加參
芪補其氣以統攝之

素稟虛寒者宜用朮附干姜參芪肉桂等藥

血虛肝燥陰精枯涸者宜用阿膠歸地等藥

脾虛氣弱不能統攝而爲血崩者宜用人參黃芪白朮山藥欠實故
帶鹿茸之類

凡血妄行者或上溢而爲吐衄或下行而爲崩漏均爲脾胃不能統
攝所致法宜大補中氣一定之理也且有妄行於後陰者曾答門人
馬貫一云一婦奇證每當期腹中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經血不行
於前陰反從後陰而出三日則腹痛諸證俱已次月當期亦復如是
此爲何證當用何法予曰此太陰脾氣虛弱不能統攝少陰真陽素
虧陰寒內結而爲腹痛侵入厥陰則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證總爲
三陰寒極阻截前陰經血不能歸於衝任而直趨大腸宜用參芪苓

尤大補中氣附桂姜砂以驅少陰之寒吳萸川椒以散厥陰之寒結
更加山藥芡實兜瀉大腸香附萬年霜引導前陰一定之理也實一
卽依此法爲之調理數月則經調而受孕矣

女科書雖有調經先去病之說然不能分辨六經按法治病如所載
赤白帶下白淫白濁癥瘕積聚癰瘻腸覃石瘕諸證但執一方而無
可憑之理誠恐貽悞後人而是書之所以作要訣之所以名極知僭
越無似實出於不得已也否則曷敢更置一喙哉

論閉經

閉經不通者亦必各有所因未有無因而成經閉者也從前女科諸
書不能視病用藥所載方論慨不足錄今酌定治病手眼總在臨證

之際詳審問察其本氣分別六經辨其寒熱虛實得其所因確有
所據按法爲治其應如響若其人陰虛火旺經血短少漸至乾枯而
經不行者宜用歸地阿膠滋陰養血丹皮以瀉血熱降眞香以行血
中之氣香附米以通其經而經自行 若其人陽虛陰盛冷積胞門
而血不歸經者法主附桂姜砂以逐冷積參芪苓朮大補陽氣使陰
返陽回而經自行

附案

曾醫龔雲從之婦經信兩月未行醫用膠艾四物湯加紅花二十餘
劑則飲食漸減舌胎漸乾且黑謬謂有火再加炒芩又二十餘劑則
舌胎更加芒刺滿口腹膨作泄人事困倦身重惡寒雲從來寓求治

予曰飲食減少腹膨作泄屬太陰人事困倦身重惡寒屬少陰胎刺乾黑者陽虛不能薰騰津液之所致也方用莖朮姜附砂半桂苓故芎等藥六劑而身發大熱吾知其泄旦夕間必自止又三劑泄止矣身熱漸減而腹中又作大熱雲從恐附子大過予曰裏陽來復佳兆也積陰可化經當自行又十餘劑而人事康健飲食如故腹膨俱消舌胎盡退經信行通如故

有爲濕痰佔踞胞胎者其腹漸大白帶常來飲食非如孕婦喜惡不常且又無胎息可驗由其脾胃素虛而生化之源爲留飲窒塞是以經血不行兼之腎陽不足不能化氣而痰乃微佔踞胞胎法宜六君予知依仁草果乾姜肉桂南星香附等藥其痰仍隨白帶長驅而下

其腹漸消經信復通可以受孕矣 但通經之後仍在治病調經門
言之已悉茲不復贅

論安胎

安胎之道法當求其動胎之故然未有無故而胎自墮者於中必有
所因或因脾虛氣弱而不能載或因縱慾傷腎而不能安或因攀高
或因跌撲凡此均宜大補元氣調理脾腎如參芪苓朮覆盆故倍等
若火旺加歸地阿膠黃芩虛寒者加附子干姜肉桂若胃有寒痰加
干姜半夏若兼嘔吐加砂仁白朮吳萸丁香 若三陽外感頭痛壯
熱表邪大盛正氣受傷而胎動不安者則當分經解表以去其邪而
胎自安 若爲三陰中寒陰邪內攻下利厥逆腹中急痛其胎必動

宜急回其陽以驅其陰而胎自安。若陽明內結火邪入胃燥竭陰精胞胎立壞外見惡熱不眠舌胎乾燥噴熱如火大便閉結法當急驅其陽以救其陰能見機於早不失其宜胎亦可保。

附案

曾醫房嬌懷孕三月而患熱病求子治吾見其口燥心煩渴欲飲冷者陽明裏證也法宜白虎以撤其熱汗出惡熱大便閉結者胃實也法宜調胃承氣以蕩其實口苦咽乾者少陽腑證也法主黃芩以蕩肺熱舌胎乾黑芒刺滿口者內火燥乾津液陰欲竭之徵也腹微痛而胎欲動者熱邪逼及胞胎也若不急行驅陽救陰之法胞胎立壞不可爲矣卽用白虎湯合調胃承氣加黃芩一劑而熱勢畧殺再投

一劑泄下二次結去津回諸證皆愈其胎卽安此但治其病不必安胎而胎自無不安者也

附案

曾見有懷孕五月者卒病中寒頭重如壓腰痛如折厥逆而惡寒腹痛而胎欲墜法當急驅其陰以救其陽而胎自安粗工不解但用膠艾安胎散數劑而竟墜其胎且斃其生矣

又有懷孕七月者漏下清水時值秋分之後燥令大行乃爲肺金受燥醫者不識謬執成法以爲脾虛而用健脾之藥不効又謂藥不勝病再加大劑十餘服水更加甚而胎墮矣其後仍復下水醫謂小產後元氣暴虛更重用大補數劑而證變喘促直視口不能言延子視

之肺部洪勁無倫面色焦槁肌膚燥燥鼻翳扇動吾知其不可爲矣
乃詰醫者曰若謂脾虛何所證驗蓋脾虛者當必自利不渴今大便
結硬口乾心煩乃爲燥傷於肺其氣下迫胃中津水長驅而下而反
用健脾之藥愈助其燥而肺愈傷今視其肺脈洪勁無倫鼻翳扇動
乃肺氣立絕之候尙可爲哉醫者不能置喙少頃氣湧而死矣

明年九月又有懷孕七月者受秋燥而渴下清水其證與前死者無
異其家懼而求予藥診視之依然肺脈洪勁皮膚乾枯心煩不眠吾
用玉竹天冬阿膠雞子白以清肺燥桔根開提甘草和中一劑而効
五劑全愈可見安胎必當治病病不能除命且去矣可不慎與
孕婦小便癃閉不通女科書名之曰轉胞謂氣虛則胎下墜壓翻膀

膀胱爲轉胞目而胞系了戾小便不通

了戾者絞紐也

法主大補中氣何其謬

也胞爲胞胎膀胱爲尿管並非尿管小便不通關係出衆於至無干何必曰胞系了戾且小便不通名曰癰閉不宜驟補法當宣暢胸膈而醒脾胃使上焦得通中樞得運而後氣化能行方宜白朮砂仁半夏肉桂更加桔根開提生薑升散俾轉運之機乃得先升而後降妄投參苓芪朮壅塞不通何益哉

吾觀胎前諸證惟惡阻一證爲中脘停痰可以定例其餘如子淋子腫子懸子癰子瘡等證皆有寒熱虛實不同務必察其根由確有所據而後按法用藥方爲妙算女科諸方皆非肯要吾不敢從

附胎前預服良方

炙黃芪三錢製白朮三錢白茯苓二錢炒砂仁一錢炙甘草八分炒

兔絲子二錢酒炒覆盆子二錢酒炒破故布二錢鹽廣陳皮六分

右方用煨姜一片水煎服若體虛者加人參陽虛者加附子血虛者加歸地火旺者去砂仁加黃芩此方須宜多服自受孕之後即服是藥不可歇手俾元氣足則胎自固而無墮胎之患內氣充則產自易而無難產之厄且臨產不受虧產後必無病然又胎元足兒體堅無恙此爲培母之後天即所以毓兒之先天上乘法也凡孕婦有病必當及時治之務令其病盡愈元氣康復飲食加健方無後患切不可遺其產後治之更難甚且不救慎之慎之

孕婦難產亦皆有所由來懷胎十月形完氣足必自分娩產母無病其產自順今既發動兒已出胞頭已向下曷爲三五日不產其中必有所因或爲氣虛不能運送宜用參芪苓朮補氣之劑或爲血虛津乏而不流利宜用歸地阿膠髮灰龜板之類或爲疾病侵害以致難產當按六經之法分別用治使病去而產自順醫不知此任用催生諸方無端妄投徒斃其生而已矣

附案

曾見產婦臨盆數日不產者其證嘔吐不止腹中大痛少氣懶言身重無力此少陰證也催生諸方不可用吾用黃芪白朮附子肉桂砂仁半夏干姜吳萸一劑而嘔止但仍腹痛未減依然少氣無力於是

達小

也

易產者如羊子易生

倍加其尤再投一劑則腹痛止而氣力加健其產如達母子俱無恙
又醫一證發動六日兒已出胞頭已向下而竟不產醫用催生諸方
又用催生靈符又求靈神鑪丹俱無効延予視之其身壯熱無汗頭
項腰背強痛此太陽寒傷營也法主麻黃湯作一大劑投之令溫服
少頃得汗熱退身安乃索食食訖豁然而生此皆治其病而產自順
上乘法也

論產後

女科書謂醫產後諸病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此言雖得其大概然有
當補有不當補者而當補之中又有分別血虛補血必當兼補其氣
氣虛者必不可兼補其血其氣血兩虛者法當重在補氣蓋陽